

汉译经典

058

POURPARLERS

哲学与权力的谈判

〔法国〕 吉尔·德勒兹 著 刘汉全 译



译林出版社

汉译经典

058

〔法国〕吉尔·德勒兹 著

刘汉全 译

哲学与权力的谈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学与权力的谈判 / (法) 德勒兹 (Deleuze, G) 著; 刘汉全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2.10

(汉译经典)

ISBN 978-7-5447-3185-0

I. ①哲… II. ①德… ②刘… III. ①哲学理论—法国—现代
IV. ①B565.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80023号

POURPARLERS

by GILLES DELEUZE

copyright ©1990 by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2 Phoenix-Power Cultural Development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2-380号

书 名 哲学与权力的谈判

作 者 [法国] 吉尔·德勒兹

译 者 刘汉全

责任编辑 王振华

特约编辑 胡慧华 段四平

原文出版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1990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毫米 1/16

印 张 13.75

字 数 131千字

版 次 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3185-0

定 价 26.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I. 从《反俄狄浦斯》到《一千个平台》	1
1. 致一位严厉批评家的信	3
2. 与费利克斯·加达里关于《反俄狄浦斯》的谈话	14
3. 关于《一千个平台》的谈话	27
 II. 电影	 39
4. 关于“2×6”(戈达尔)的三个问题	41
5. 关于运动画面	51
6. 关于时间画面	63
7. 关于想象界的疑问	68
8. 致塞尔日·达内的信：乐观主义、悲观主义和旅行	75
 III. 米歇尔·福柯	 89
9. 劈开事物，劈开字词	91
10. 作为艺术品的生命	102
11. 福柯的画像	110
 IV. 哲学	 129
12. 代言者	131
13. 关于哲学	147
14. 关于莱布尼茨	170
15. 致里达·本·斯马依亚的信：关于斯宾诺莎	179

V. 政治	183
16. 控制与生成	185
附文：关于控制的社会.....	195
德勒兹作品书目	201
人名对照表.....	203

I

从《反俄狄浦斯^①》 到《一千个平台》

① 俄狄浦斯，希腊神话中的弑父者。弗洛伊德借其故事提出“俄狄浦斯情结”。——译注

1

致一位严厉批评家的信

你有魅力，聪明，但心怀歹意，几近恶毒。在你给我的信中，有些是他人的说法，有些是你自己的想法，两相混淆，合而为一，表现出一种对我假定的不幸的幸灾乐祸。你说，我陷入困境，无论在生活、教学还是政治方面，莫不如此；我成了可悲的明星，但也仅能昙花一现而已，终难摆脱困境。你还说，我总是步人后尘，吸吮着你们这些真正的实验者或英雄的鲜血，品味着你们酿制的苦酒，利用你们而又冷眼旁观。对你所说的这一切，我毫无感觉。精神分裂者，无论其真假，都正在使我感到如此厌烦，致使我兴高采烈地皈依到妄想狂上。妄想狂万岁！如果不是想勾起我的怨恨（“承认吧，你陷入困境了，进退两难……”）和羞愧（“你毫不惭愧，步人后尘……”），你究竟想用此信向我灌输什么呢？假如你只是要对我说这些，你就不会多此一举了。你是出于报复，才写了一本关于我的书。你的信充满了假意的怜悯和报复的渴望。

首先，我仍要申明，我并不曾希望你写那本书。你说你之所以写那本书，是“出于幽默，出于偶然，出于对赚取金钱和提高社会地位的渴求”。我实在不明白，你的这些渴求何以通过写这么一本书就能得到满足。还是那句话，这是你自己的事，从一开始我就对你声明，你的书与我毫无关系，我不会过目，也许因为与你相关，我以后再拜读吧。你来找我，要我谈一些新的研究心

得。的确，为了不使你扫兴，我建议互通书信，这比录音谈话来得容易，也不那么令人疲倦。但是我提出了一个条件，如果你要发表这些书信，应采取附录一类的形式，与你的著作的正文明显区分开来。你已经在借题发挥了，你歪曲了我们的君子协定。你责备我对你就像那位吉尔芒特^①老太太一样，只是空口许诺说“会给你写信的”；你又说我像一个了不起的大权威，把你打发到邮局了事，或者像里尔克^②，不肯屈尊给青年诗人以指导。

友善的确不是你的长处。当我不能再热爱和赞赏（并不很多的）一些人和事时，我会觉得自己形同死人，犹如行尸走肉。但是你却好像生性刻薄，你的艺术是冷眼艺术。“人们对我不友善……我在写一本关于你的著作，我将向你证明……”在所有可能的解释当中，你总是选择最恶意、最坏的解释。以下是第一个例子。我热爱而且钦佩福柯^③。我写了一篇关于他的文章。他也写了一篇关于我的文章。你摘引了他的文章中的一句：“有一天，我们这个世纪将成为德勒兹的世纪。”你评论说，我们在互相吹捧。你似乎无法想象我对福柯的钦佩是由衷的，更想不到福柯的这句话只是笑谈，是让喜欢我们的人会心一笑，让不喜欢我们的人嘀嘀咕咕。你知道的一篇文章点明了左派继承人的这种天生恶意：“如果你有胆量，那就试一试在左派的集会上提起博爱和友善吧。他们热衷于表现各种形式的仇恨，对无论什么人，在场的也好，不在场的也好，敌人也好，朋友也好，都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这里不存在理解他人，只有监视他人。”^④你的信便是这样一种高度的监视。

① 吉尔芒特老太太，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中的人物，是一位慈祥的贵妇人。——译注

② 里尔克（1875—1926），奥地利象征主义诗人。——译注

③ 福柯（1926—1984），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结构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译注。

④ 1973年3月号《研究》：《同性恋大百科全书》。——原注

我记得同性恋革命行动阵线的一个家伙在一次集会上说：“如果我们在这儿不是为了使你们感到内疚……”使人感到内疚，这真是有点警察味道的古怪想法。在你的思想中，写一本关于（或反对）我的书，就好像赋予你一种对我的权力。这实乃大谬不然。就我而言，我讨厌一切可能使自己和别人感到内疚的东西。

我再举一个例子，与我长而不加修剪的指甲有关。你在信的末尾说，我的工人装（不对，应该是农民装）堪与玛丽莲·梦露^①的褶皱上装相比，而我的指甲堪与葛丽泰·嘉宝^②的墨镜相比。你还劈头盖脸地给了我一大堆可笑而恶意的劝告。既然你屡屡提及我的指甲，那就谈谈我的指甲吧。人们尽可以说，曾经是我的母亲给我剪指甲，这便与俄狄浦斯和阉割联系起来（这颇奇怪，却是精神分析学的解释）。如果有人观察我手指尖，可以注意到我的指尖缺少通常那种保护性的指纹，致使它们在触到物体，特别是触到织物时，令我疼痛不堪，故而需要长指甲加以保护（这是畸胎学和选种学的解释）。人们还可以说，也确实如此，我的梦想不是让人看不到自己，而是让人难以观察自己，为使我这梦想得到补偿，我便蓄留了可以藏到衣服口袋里而让人难以观察的长指甲，所以当有人盯着我的指甲看时，我会感到无比冲动（社会心理学的解释）。最后人们还可以说：“指甲是你的，不可以咬；如果你喜欢指甲，你想而又能够咬，那就咬别人的吧”（政治解释，达里安语^③）。然而，你却选择了诸种解释中最糟糕的解释：他想标新立异，树立一个嘉宝式的明星标志。不管怎样，奇怪的是，在我所有的朋友当中，没有任何人注意过我的指甲，他们觉得它们再自然不过了，就像随风飘落的种子生根长大，自然得无话可说。

①② 美国女电影明星。——译注

③ 达里安（1862—1921），法国记者、作家。——译注

还是回到你的第一个批评上吧。你用各种语气反复强调：“你陷入绝境，进退维谷，承认吧。”大检察官先生，我没法承认。既然关系到你错写的一本关于我的书，我想谈谈我如何看待我所写的著作。我属于在不同程度上被人用哲学史所谋害的最后一代人。哲学史在哲学上行使着明显的镇压职能，这就是狭义的哲学的俄狄浦斯：“只要你没读过这个或那个，没读过关于这个的那个和关于那个的这个，你就不敢以你的名义讲话。”在我们这一代人中，无法从中摆脱出来者大有人在，但是有些人突破樊笼，创造出自己的方法和新的法则，创造出新的调式。我自己“研究”了很长时间的哲学史，读了一些论述哲学著作者的书籍。但是我以诸多方式使自己得到补偿。首先，我非常喜欢反哲学史理性传统的哲学著作者。（我觉得，在卢克莱修^①、休谟、斯宾诺莎、尼采等人之间，有一种神秘的联系，这种联系由对消极的批评、对欢乐的培养、对内在性的愤恨、对力量与关系的外在化、对权力的揭露等等所构成。）当时我最讨厌的是黑格尔学说和辩证法。我那本关于康德的书是不一样的，我非常喜欢，我像是写一本有关敌军情况的书，试图揭示他们如何行动、他们的运行机制是什么：理性的法庭、权力的有节制的运用、因授予我们立法者头衔而更虚伪的服从。然而，我认为，我当时摆脱羁绊的主要方式是把哲学史设想成一种鸡奸，或是一种圣母的无玷始胎，——二者归根到底是一回事。我想象自己来到一位哲学著作者的背后，使其生子，那是他的儿子，是畸形儿。那确实是他的儿子，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确实需要由哲学著作者说出我让他说出的一切。而孩子是畸形的，这一点也十分必要，因为哲学著作者应该经历那各种各样令我高兴的偏移、滑脱、断裂和散逸。我觉得我关于

① 卢克莱修（约公元前99—前55年），古罗马诗人、哲学家。——译注

柏格森^①的著作便是这样一本书。现在有人嘲笑我居然写了柏格森。这是因为他们不甚了解历史。他们不知道柏格森最初曾将何等的仇恨集中到法国的教育界，他曾怎样充当了集合各色庸俗或超俗的狂人与脱离社会者的旗帜。他是有心如此还是无意而为，这并不重要。

后来我读了尼采的著作，他使我离弃了这一切。因为我无法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他。背后让你生子的是他。他使你产生一种反常的爱好（无论马克思还是弗洛伊德，全都与之相反，从不曾使任何人产生这样的爱好）。这种爱好就是各人以个人的名义说出简单的东西，凭感受、激动、经验、实验讲话。以个人的名义说出简单的东西，这太稀奇了。因为并不是当人们将自己视为一个自我，一个个人或一个主体的时候，人们才以个人的名义讲话。相反，在经历过严重的自我感丧失之后，当个人倾心于贯穿其整个身心的多样性和强烈感觉时，他才获得真正的个人名义。这个名义，作为对一种强烈感觉的多样性的即时感知，构成了哲学史所造成的自我感丧失的对立面。哲学史所造成的这种自我感的丧失，是一种爱的自我感的丧失，而非服从的自我感的丧失。人们大谈其并不了解的事物的本质，大谈其本人不开化状态的实质。人们成为一个特性模糊的集合，成为姓氏、名字、指甲、事物、动物和琐事，成为与明星相反的东西。我于是开始在这些飘忽的方向上写了两本书：《差异与重复》和《意义的逻辑》。我并不幻想一步登天，这些书仍然充满了呆板而笨重的学院式的研究手段，但是这些手段中的某些东西，我身上的某些东西，我已在试图撼动、搬开，我已在试图将文字视为一种流而非一种代码。《差异与重复》中的一些章节我很喜欢，比如关于疲倦与沉思的论述，

① 柏格森（1859—1941），法国哲学家，生命哲学和现代非理性主义者。——译注

因为那是生动的实际经验。这一切走得还不远，但是已经起步。

后来我与费利克斯·加达里相遇。我们一见如故，互相理解，互相补充，两个单独的个性融为一种浑然一体的个性。由此而产生了《反俄狄浦斯》，这是一个新的进步。我常想，那时而出现的对此书的敌意，其真实原因之一，是否就是因为这本书是由两人合写而成的呢？人们喜欢看到相互不睦与相互指责。于是他们便企图将无法区分的东西区分开来，或者确定属于我们每个人的都是哪些。然而，既然“每个人”就像“大家”一样，已经包含了复数的概念，每个人就等于多人。因此属于我们每个人的也就是属于我们两人的。当然不能说《反俄狄浦斯》已经摆脱了知识的工具，它还非常学院气，还相当圣贤气，这不是理想的大众哲学或理想的大众分析法。但是有一点令我感触良多：觉得此书特别难懂的人，恰是那些最有修养的、尤其是具有精神分析学修养的人。他们说，何谓无器官体？何谓欲望？相反，那些懂得不多的人，那些未受精神分析腐蚀的人倒没有那么多问题，他们毫无顾虑地将不懂的东西丢到一边。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我们曾说，至少在法律上，此书是面向 15 至 20 岁的读者的，有两种读书的方式。其一是将书视为一个反映内里的匣子，人们寻找其所指，而如果有人更反常或更堕落，他便去寻找其能指。人们将随后的书视为装在前面匣子里或包容前面匣子的一个匣子，人们将评论、解释、要求解释，人们将撰写关于书的书，如此这般，永不休止。另一种读书的方式是将书视为一个非能指的小机器，问题只是：“这小机器灵不灵？运转得如何？”如果不灵，运转得不好，那就另换一本书。这是一种快速阅读法。懂就懂，不懂就不懂。没什么可说明的，没什么可领悟的，没什么可解释的。这是一种电路的连接。我认识一些修养不高的人，他们凭他们的“习惯”，凭他们的理解方式，立刻就理解了无器官体。这第二种读

书方式与前一种相对立，因为它将书与外界紧紧联系在一起。书是一部复杂得多的外界机器中的一个齿轮。写作是诸流中的一种流，同其他的流相比，它没有任何特权。它同其他的流，诸如秽语流、精液流、讲话流、行动流、色情流、货币流和政治流等等，构成了潮流、反潮流或回流的关系。比如布卢姆一手手淫，一手在沙子上写字——这是何种关系的两种流？我们和属于我们的外界，至少是属于我们的外界之一，曾是厌烦了精神分析的人（特别是青年）的一个小群体。套用你的一句话，他们“陷入了困境”，他们在不同程度上继续让人分析着自己，不过他们已经想到反对精神分析。只是他们想到的是用精神分析的术语来反对精神分析。（比如关于隐私的笑话：同性恋革命行动阵线的小伙子们，妇女解放运动的姑娘们，以及许许多多其他的人，能让他们分析自己吗？这不令他们感到窘迫吗？他们相信这些吗？他们在沙发上能做什么呢？）这个潮流的存在使《反俄狄浦斯》变为可能。精神分析家们，从最愚蠢的到最聪明的，无不对这部著作作出了敌意的、防御性大于进攻性的反应。他们之所以有如此反应，显然不仅是由于书的内容，而且是由于这种正在日益壮大的潮流：人们越来越讨厌听到“爸爸、妈妈、俄狄浦斯、阉割和退化”，越来越讨厌看到展示给他们的性表现和性行为，那简直是一幅白痴的画像。正如人们说的那样，精神分析家应该考虑到“大众”，考虑到那些小小的大众。我常收到一些来自精神分析学的游民无产者的书信，它们比批评家的文章精彩多了。

快速阅读，与外界建立关系，流对流，机器对机器，联系经验，联系对任何人来说都与书不相干的事件，将书分割得七零八碎，让其他事物、随便什么事物发生作用等等，这种读书的方式是一种爱的方式。你也正是这样读书的。在你的信中，我觉得精彩的，甚至相当精彩的，就是讲述你如何读书并如何为你所用的那些段

落。可是非常遗憾，你何以如此之快地回到批评上来呢？你说：“你将难以自拔，人们等着你们在第二卷中陷入困境，人们会立刻认出你们的庐山真面貌……”，云云。不，并非如此。人们已经了解了我们的想法。我们将继续写下去，因为我们喜欢合著。但我们写的绝不是一个续篇。那将是与外界相连、在语言和思想上都迥然不同的某种东西，将会使那些“等着”我们的人不得不这样想：“他们完全疯了，他们不是无耻之徒，便是难以为继了！”叫人失望是一种乐趣。我们毫无假作癫狂之心，但是我们会以我们的方式，在适当的时机，变得疯狂起来，请不要催促我们。我们深知，《反俄狄浦斯》第一卷还充满了妥协，充满了仍旧艰涩、类似概念化的内容。那就让我们改变一下吧。我们已经这样做了，一切都很顺利。有些人认为我们还会在原来的道路上疾进，有人甚至认为我们将组成第五个精神分析集团。错了，我们已开始幻想别的东西，一些更神秘、更愉快的东西。我们绝不再做妥协，因为有人不再需要我们这样做。我们总能找到我们所渴求的或渴求我们的同盟者。

你说我陷入窘境，事实并非如此。无论费利克斯还是我，都未成为一个左派的小头目。如果有人利用《反俄狄浦斯》，我们毫不在乎，既然我们已另辟蹊径。你说我在政治上陷入绝境，已降低到只是签署宣言和请愿书，成为一个“超级女社会福利工作者”。这不对。在对福柯的诸多赞扬中，有一个是赞扬他第一个打碎了自己的回收机器，使知识分子脱离其传统的政治环境。你们仍热衷于搞煽动、活动、出版物、问答卷、公众证词（“承认吧，承认吧……”）。相反，我则感到那接近于一种秘密状态的时代正在来临，这种秘密状态半是如人所愿，半是出于无奈，它是最初的欲望，包括在政治方面。你说，由于我在万森巴黎第八大学讲了两年的课，已在职业上陷入困境，我在那里已无所事事。

你认为，只要我讲话，我便处于矛盾之中，我“拒绝教师的地位，却注定要教课，拾人牙慧”。你解释说，我对矛盾感觉迟钝，体味不到自己地位的悲惨。你还说，我讲话，是因为我非常渴望讲话，我曾受到积极分子、装疯的人、真疯的人、愚蠢的人和聪明的人支持、辱骂和打断，万森有那么一种取闹的气氛。这持续了两年，已经足够了，该改变了。于是，当我现在不再在同样的条件下讲话时，你说，或者你据别人的说法，我现在已无所事事了，我虚弱不堪，成为一个步履蹒跚、肥胖臃肿的女王。这同样不对。我离群索居，同尽可能少的人一起继续做着我的工作，可你非但不帮助我隐姓埋名，反而沸沸扬扬地兴师问罪，留给我的余地只是在虚弱与矛盾之间做一抉择。最后你说，我在私生活和家庭方面陷入窘境。你这是有些黔驴技穷了。你解释说，我有一个妻子，还有一个玩布娃娃、在房间角落里踱步的女儿。联系到《反俄狄浦斯》，这令你捧腹大笑。你还完全可以说我有一个儿子，眼看就到了让人进行精神分析的年龄。如果你认为是布娃娃、或者是婚姻本身产生了俄狄浦斯，这就怪了。俄狄浦斯不是布娃娃，而是内分泌，是腺。要反对俄狄浦斯内分泌，就不能不反对自己，就不能不进行反对自己的试验，就不能不变得有能力爱和欲求（不是将我们全都引向精神分析诊所的那种渴求被爱的悲切愿望）。非俄狄浦斯的爱，可是非同小可。你应该知道，只要存在群体的俄狄浦斯，俄狄浦斯同性恋的俄狄浦斯，俄狄浦斯妇女解放运动的俄狄浦斯等等，要避开俄狄浦斯，仅仅独身、无子女、搞同性恋或成为集团成员，是不够的。《阿拉伯人和我们》一文便是证明。此文比我女儿更俄狄浦斯。

我无可“承认”。《反俄狄浦斯》的相对成功，无论对费利克斯还是对我，都无所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成功已与我们不相干了，因为我们投入到其他计划中。现在谈谈你对我的另一个

批评，一个更严厉、更可怕的批评。你说我总是步人后尘，投机取巧，利用同性恋者、吸毒者、酗酒者、受虐色情狂和疯子等他人的实验，浅尝他们的极乐和毒品而不冒任何危险。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质问怎样才不成为阿尔托^①的专职讲演人，怎样才不成为时髦的菲茨杰拉德^②的歌迷，现在你反过来用这篇文章攻击我。你说，我宁肯相信神秘，即谬误的力量，也不肯相信证明真实和真理的著述。可是当你说这种话的时候，你又知道我多少呢？虽然我不出游，不旅行，但是同大家一样，我神游四方，在原地进行着我的旅行，这是那种只凭兴致驱使的旅行，是那种我只能以最曲折、最迂回的方式在我的著作中表现出来的旅行。如果我用其他不同的方式在我身上获得类似同性恋、酗酒者或吸毒者所获得的效果，这与我同他们的关系又有什么关系呢？值得关注的，不是我是否利用了他们什么，而是是否有人在其一隅做着这样或那样的事情；是否我在我的一隅做着什么事情；是否有不谋而合，有巧合，有意外之举；是否没有遵命、归顺等所有这类乱七八糟的东西：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使他人良心发现和改邪归正的人。我不欠你什么，你也不欠我什么。我没有任何理由到你的特定居住区去，因为我有我的居住区。问题从不是这个或那个特殊群体的性质，而是横向关系，在这种横向关系中，某种事物（同性恋、毒品等）产生的效果总可以用另外的方式产生。对那些总认为“我是这个，是那个”的人，对那些仍以精神分析的方式（参照童年或命运）思维的人，应该针锋相对，应该用不确切、不大可能的词汇思维：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必要的、非自恋的、非俄狄浦斯的研究与试验是如此之多，任何同性恋者都永远不会肯定地说：“我是同性恋者。”现在的问题并不是人是什么的问题，而是一种

① 阿尔托(1896—1948)，法国作家。——译注

② 菲茨杰拉德(1919—)，美国著名爵士乐女歌手。——译注